

廣註

四部精華

集部

第三冊

註廣

四

部

精

華

卷四

第三

四部精華目錄第三冊

蘇明允老泉集精華

六國

御將衛論

易論

樂論

諫論上

諫論下

管仲論

上歐陽內翰書

族譜引

張益州畫像記

木假山記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名二子說

蘇子瞻東坡集精華

前後赤壁賦

荀卿論

韓非論

留侯論

論范增

論戰國任俠

論始皇扶蘇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伊尹論

論周東遷

策斷下

范文正公集序

六一居士集序

放鶴亭記

凌虛臺記

七

上樞密韓太尉書

一

石鐘山記

七

武昌九曲亭記

一

超然臺記

七

黃州快哉亭記

二

方山子傳

七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二

潮州韓文公廟碑

七

商論

二

表忠觀碑

五

六國論

三

韓幹畫馬贊

五

三國論

四

謝量移汝州表

六

元祐會計錄序

四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六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七

與李公擇

六

答李端叔書

九

祭歐陽文忠公文

九

日喻

十

書蒲永昇畫後

十

蘇子由樂城集精華

蘇明允老泉集精華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一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則秦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惜悉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還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

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註

一六國

戰國時函谷以東之六國
楚齊燕韓魏趙是也

二賂秦

燕太子丹遣衛人荊軻刺秦王事未成
秦王大怒發兵攻燕燕遂斬太子丹

獻於秦

御將衡論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啼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絀觸者可拘以福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福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績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解者冀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先勿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

中者才小者也。然傑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驎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驎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驎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其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註〕

① 羈繼以純羈

② 楅衡

周禮設其楅衡。楅設於角。衡設於鼻。令牛不抵觸人也。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畊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尊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

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飄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註〕

①幽

隱也

②蠶

養蠶抽絲而織也

③方功義弓

周禮龜人掌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

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于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莛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莛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砠砠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疑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註

① 鴆

毒鳥也。毒鳥食蛇其羽毛和酒飲之即死。

② 莛

音謹。蔬菜名。莛葉俱苦。

③ 砠砠

大聲也。楊子法言非雷非雷。隱隱砠砠。微音宏。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術何如

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由機智勇辨。如古遊說之士而已。夫遊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警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社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脇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閼儒。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鄺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論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

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註 ①伍舉春秋楚大夫參之子。亦曰椒舉。 ②魏鄭公即魏徵。唐曲城人。字玄成。太宗時。徵犯顏敢諫。凡上二百餘

奏。無不愷切。太宗敬憚之。封鄭國公。

諫論下

大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與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是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

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禁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問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諫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註〕

①康莊

大道也

②霍光

潁平陽人字子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桓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

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緖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註〕

〔一〕豎刁

自割其勢。桓公之幸臣。為

〔二〕易牙

善烹調。以滋味說桓公用之。為寺人。

〔三〕開方

衛公子。昔君適齊。見寵於桓公。

〔四〕五

公子

公子武孟。公子昭。即懿公。公子商人。即懿公。

公子元。即惠公。公子滿。即昭公。

〔五〕少正卯

魯之聞人。孔子為魯司寇時誅之。

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

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拔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

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認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麤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後然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

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註〕

①毛髮絲粟之才

喻其才之細小也

②潸然

悲懷貌

③李翱

字習之，文章與韓愈齊名

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得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